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四

鉅七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南嶽下十五世

太平懃禪師法嗣

潭州龍牙智才禪師舒州施氏子早服勤於

第七

佛鑑法席而局務不辭難名已聞於叢林及遊方迫暮至黃龍適死心在三門問其所從來既稱名則知爲舒州太平才莊主矣翌日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師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須更舉轆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師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師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領下珠心便打初住嶽麓開堂日僧問德山棒

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掇師曰蘇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蘇嚕蘇嚕由是叢林呼爲才蘇嚕後遷龍牙因欽宗皇帝登位衆官請上堂祝聖已就座拈拄杖卓一下曰朝奉疏中道本來與境諸佛妙場適來拄杖子已爲諸人說了也於斯悟去理無不顯事無不周如或未然不免別通箇消息舜日重明四海清滿天和氣樂昇平延祥拄杖生歡喜擲地山呼萬歲聲擲拄杖下座上堂彈指一下曰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却三祇劫若也見得行得健即經行困即歇若也不會兩箇鷓鴣扛箇籠上堂舉死心和尚小參曰若論此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聰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來土掌家業第二子兇頑狡猾貪姪嗜酒倒街卧巷破壞家業

第三子盲聾瘡痂麥不分是事不能祇會喫飯三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更有四句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將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師曰喚甚麼作四句三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與黃龍把手並行更無纖毫間隔如或未然不免借水獻華去也三人共體用非用四句同音空不空欲識三人并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師居龍牙十三載以清苦蒞衆衲子敬畏大帥席公震遷住雲溪經四稔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衆付寺事仍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已尚無有甚虛空可覓其垂訓如常二十三日再集衆示問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華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衆皆下語不契師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明

月當天言訖嘍然而逝火浴獲設利五色併靈骨塔於寺之西北隅  
明州蓬萊卿禪師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方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看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上堂杜鵑聲裏春光暮滿地落華留不住瑠璃殿上絕行蹤誰人解插無根樹舉拄杖曰這箇是無根底且道解開華也無良久曰祇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上堂舉法眼道識得覓子周市有餘雲門道識得覓子天地懸殊師曰此二老人一人向高高山頂立一人向深深海底行然雖如是一不是二不成落華流水裏啼鶯開亭雨歇夜將半片月還從海底生

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郡之施氏子叅  
廣鑑瑛禪師不契遂造太平隨衆咨請邈無  
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  
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  
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  
往見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  
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挑華後直至  
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曰莫道靈  
雲不疑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  
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  
未徹處師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師  
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挑華爛熳始  
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  
囑令護持是夕厲聲謂衆曰這回珣上座穩  
睡去也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勸過

始得遂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悟  
推師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  
曰潭深魚聚悟曰見後如何師曰樹高招風  
悟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脚在縮脚裏  
悟大稱之鑑移蔣山命分座說法出住廬陵  
之禾山退藏故里道俗迎居天聖後徙何山  
及天寧上堂輾轉鑽住山斧佛祖出頭未輕  
與縱使醍醐滿世間你無寶器如何取阿呵  
呵神山打羅道吾作舞甜瓜徹蒂甜苦瓠連  
根苦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大凡扶宗立  
教須是其人你看他婆子雖是箇女人宛有  
丈夫作畧二十年筵油費醬固是可知一日  
向百尺竿頭做箇失落直得用盡平生腕頭  
氣力自非箇俗漢知機洎乎巧盡拙出然雖  
如是諸人要會麼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

見丈夫心上堂如來禪祖師道切忌將心外  
邊討從門所得即非珍特地埋藏衣裏寶禪  
家流須及早撥動祖師關捩抖擻多年布襖  
是非毀譽付之空豎闊橫長渾恰好君不見  
寒山老終日嬉嬉長年把掃人問其中事若  
何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參僧問如何是  
賓中賓師曰客路如天遠候門似海深曰如  
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  
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相逢不必問前程曰  
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一朝權祖令誰是出頭  
人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  
曰向上問將來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大海  
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僧禮拜師曰珣上座三  
十年學得底師嘗謂衆曰兄弟如有省悟處  
不拘時節請來露箇消息雪夜有僧扣方丈

筆

五

門師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  
因甚麼威儀不具僧顧眎衣衲師遂出院每  
曰先師祇年五十九吾年五十六矣來日無  
多紹興甲寅解制退天寧之席謂雙槐居士  
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忌則吾時至矣乞  
還鄞南十月四日鄭公遣弟僧道如訊之師  
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蹉  
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同條死明早  
可爲我尋一隻小船子來如曰要長者要高  
者師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時  
侍者請遺偈師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闍維  
舌根不壞郡人陳師顏以寶函藏其家門弟  
子奉靈骨塔於普應院之側  
隆興府泐潭擇明禪師上堂舉趙州訪茱萸  
探水因緣師曰趙老雲收山嶽露茱萸雨過

竹風清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  
又舉德山托鉢話師曰從來家富小兒嬌偏  
向江頭弄畫橈引得老翁把不住又來船上  
助歌謠上堂永嘉道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  
水月一月攝豎起拂子云看看千江競注萬  
派爭流若也素善行舟便諳水脉可以優游  
性海笑傲煙波其或未然且歸林下坐更待  
月明時

台州寶藏本禪師上堂清明已過十餘日華  
雨闌珊方寸深春色惱人眠不得黃鸝飛過  
綠楊陰遂大笑下座

吉州大中祥符清海禪師初見佛鑑鑑問三  
世諸佛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此  
理如何師擬進語鑑喝之師忽領旨述偈曰  
實際從來不受塵箇中無舊亦無新青山况

第七

六

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曰放下著師  
禮拜而出

漳州淨衆佛真了燦禪師泉南羅氏子上堂  
重陽九日菊花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楊廣橐  
駝無覓處夜來足跡在松陰

隆興府谷山海禪師上堂一舉不再說已落  
二三相見不揚眉翻成造作設使動絃別曲  
告徃知來見鞭影便行望刹竿回去脚跟下  
好與三十棒那堪更向這裏撮摩石火收捉  
電光工夫枉用渾閑事笑倒西來碧眼胡卓  
拄杖下座

南嶽下十五世

龍門遠禪師法嗣

温州龍翔竹庵士珪禪師成都史氏子初依  
大慈宗雅心醉楞嚴逾五秋南遊謁諸尊宿

始登龍門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  
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  
侍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  
中白椎相似師罔措眼至晚抵堂司師理前  
話眼曰開言語師於言下大悟政和未出世

卷

七

和之天寧屢遷名利紹興間奉詔開山鴈蕩  
能仁時真歇居江心聞師至恐緣法未熟特  
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  
然歸敬未視篆其徒懼行規法深夜放火鞠  
爲瓦礫之墟師竟就樹縛屋陞座示衆云愛  
閑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鴈蕩山傑閣危樓  
渾不見谿邊茆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者  
麼喝一喝下座聽法檀施併力營建未幾復  
成寶坊次補江心上堂曰萬年一念一念萬  
年和衣泥裏鞦洗脚上牀眠歷劫來事祇在

如今大海波濤湧小人方寸深拈起拄杖曰  
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  
入頭須有出身一路始得大衆且作麼生是  
出身一路良久曰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不  
動天邊月卓拄杖下座上堂萬機不到眼見  
色耳聞聲一句當堂頭戴天脚踏地你諸人  
祇知今日是五月初一殊不知金烏半夜忙  
忙去玉兔天明上海東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這裏立不  
得諸人向這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  
直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  
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顧  
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事久雨  
不晴吐上堂一葉落天下秋欲窮千里目更  
上一層樓一塵起大地收嘉州打大像陝府

灌鐵牛明眼漢合作麼生良久曰久旱簷頭  
句橋流水不流卓拄杖下座上堂見見之時  
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華有意隨  
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華諸可還者自然非汝  
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  
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  
教壞人家男女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未審意旨如  
何師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師曰靈  
利衲僧祇消一箇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  
衲僧祇消一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  
暗中坐西來意旨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  
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你問底是第二義  
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意旨如何  
師曰一度著蛇咬怕見斷井索問燕子深談

實相善說法要此理如何師曰不及鴈銜蘆  
問如何是佛師曰華陽洞口石烏龜問魯祖  
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金木水火土羅睺計都  
星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作賊  
人心虛曰國師三喚侍者又作麼生師曰打  
鼓弄胡猴鼓破胡猴走丙寅七月十八日召  
法屬長老宗範付後事次日沐浴磬鐘集衆  
就座泊然而逝茶毘曰送者均獲設利奉骨  
塔於鼓山

南康軍雲居高庵善悟禪師洋州李氏子年  
十一去家業經得度有夙慧聞冲禪師舉武  
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旣廓然何  
勝之有冲異其語勉之南詢蒙授記於龍門  
一日有僧被虵傷足佛眼問曰旣是龍門爲  
甚麼却被虵咬師即應曰果然現大人相眼

蓋器之後傳此語到昭覺圓悟云龍門有此僧耶東山法道未寂寥爾住後上堂少林白壁懷藏東土西天歐阜陞堂充塞四維上下致使山巍巍而砥掌平水昏昏而常自清華非豔而結空果風不搖而片葉零人無法而得咨問佛無心而更可成野蔬淡飯延時日任運隨緣道自靈畢竟如何日午打三更遂寧府西禪文璉禪師郡之張氏子上堂一向恁麼去直得凡聖路絕水泄不通鐵蛇鑽不入鐵鎚打不破至於千里萬里鳥飛不度一向恁麼來未免灰頭土面帶水拖泥唱九作十指鹿爲馬非唯孤負先聖亦乃埋沒已靈敢問大衆且道恁麼去底是恁麼來底是芍藥華開菩薩面樓欄葉散夜叉頭上堂諸方浩浩談玄每日撞鐘打鼓西禪無法可說

勘破燈籠露柱門前不置下馬臺免被傍人來借路若借路須照顛脚下若參差邯鄲學唐步上堂心生種種法生森羅萬像縱橫信手拈來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種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絕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著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攜手同歸歸到故鄉田地猶遺頂上一鎚上堂正月孟春猶寒直下言端語端拈起衲僧鼻孔穿開祖佛心肝知有者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不知有者誰知當面蹉過迢迢十萬八千山僧爲你重說偈言大衆莫教孤負孟春猶寒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爪牙已露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龍頭蛇尾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正好喫棒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閻黎有許多工



夫  
隆興府黃龍牧庵法忠禪師四明姚氏子十  
九試經得度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  
泯跡徧叅名宿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心  
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  
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  
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  
師即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  
食清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不應師躍入  
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每  
跨虎出遊儒釋望塵而拜住後上堂張公喫  
酒李公醉子細思量不思議李公醉醒問張  
公恰使張公無好氣無好氣不如歸家且打  
睡上堂今朝正月半有事爲君斷切忌兩眼  
睛被他燈火換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

釋

二

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  
使淨名杜口於毘耶釋迦掩室於摩竭大似  
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入門便  
棒臨濟入門便喝若向牧庵門下檢點將來  
祇得一椀千種言萬般說祇要教君自家歇  
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莫向外邊覓曰如何是心師曰莫向外邊  
尋曰如何是道師曰莫向外邊討曰如何是  
禪師曰莫向外邊傳曰畢竟如何師曰靜處  
薩婆訶問大衆臨筵請師舉唱師豎起拂子  
僧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擊禪牀一下後示寂  
塔於香原洞  
衢州烏巨雪堂道行禪師處州葉氏子依泗  
州普照英禪師得度去叅佛眼一日聞舉玄  
沙築著脚指話遂大悟住後上堂會即便會

王本無瑕若言不會確紫生華試問九年面  
壁何如大會拈華南明恁麼商確也是順風  
撒沙叅上堂雲籠嶽頂百鳥無聲月隱寒潭  
龍珠自耀正當恁麼時直得石梁忽然大悟  
石洞頓爾心休虛空開口作證溪北石僧點  
頭諸人總在這裏瞋睡笑殺陝府鐵牛上堂  
佛說三乘十二分頓漸偏圓癡人面前不得  
說夢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癡人面  
前不得說夢臨濟三玄雲門三句洞山五位  
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南明恁麼道還免得遭  
人檢責也無所以古人道石人機似汝也解  
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還有和雪  
曲底麼若有喚來與老僧洗脚上堂通身是  
口說得一半通身是眼用得一極用不到處  
說有餘說不到處用無盡所以道當用無說

第七

三

當說無用用說同時用說不同時諸人若也  
擬議西峯在你脚底到國清衆請上堂句亦  
刻意亦刻絕毫絕釐處如山如嶽句亦到意  
亦到如山如嶽處絕毫絕釐忽若撥通一線  
意句俱到俱不到俱刻俱不刻直得三句外  
絕牢籠六句外無標的正當恁麼時一句作  
麼生道傾蓋同途不同徹相將攜手上高臺  
上堂舉趙州示衆云老僧除却二時齋粥是  
雜用心處師曰今朝六月旦行者擊鼓長老  
陞堂你諸人總來這裏雜用心上堂舉僧問  
雲門如何是驚人句門曰響師曰雲門答這  
僧話不得便休却鼓粥飯氣以當平生上堂  
黃梅雨麥秋寒恁麼會太無端時節因緣佛  
性義大都須是觸體乾示衆舉璣和尚問僧  
禪以何爲義衆下語皆不契理僧請益璣

代云以謗爲義師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  
十八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  
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也  
無談玄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峯謗得親師示  
疾門弟子教授汪公喬年至省候師以後事  
委之示以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  
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註曰爛泥  
中有刺莫道不疑好叅明沐浴更服跣趺而  
逝闍維五色設利煙所至處纍然齒舌不壞  
塔於寺之西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綿州文氏子依止佛眼  
聞普說舉傳大士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  
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  
觀寶藏迅轉頓明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偈曰  
頂有異峯雲冉冉源無別派水泠泠遊山未

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眼笑而可之住  
後上堂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  
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卷回寒鴈一  
聲情念斷霜鐘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  
處盡夜寒爐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  
老少賣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祇向他道却  
被你道著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星北  
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  
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  
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示  
衆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  
祇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  
盡菩提之樹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爲衆  
一似爲已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  
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上堂

雞啼曉月狗吠枯椿只可默會難入思量看  
不見處動地放光說不到處天地玄黃撫城  
尺六狀紙元來出在清江大衆分明話出人  
難見昨夜三更月到窻上堂風吹蒹葭屋脊  
漏雨打閣黎眼睛濕恁麼分明却不知却來

這裏低頭立

時紹燈上座聞之有  
省後住娶之廣教

因病示衆

久病未嘗推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  
問隨緣對窻外黃鸝口更多只如七尺之軀  
甚處受病衆中具眼者試爲山僧指出病源  
衆下語皆不契師自拊掌一下作嘔吐聲又

云好箇木枕头師律身清苦出入唯杖笠獨  
行後示寂闍維收舍利目睛齒舌數珠同靈  
骨塔於寺西

南康軍雲居法如禪師丹邱胡氏子依護國  
瑞禪師祝髮登具徧叅剎右諸宗匠晚至龍

門以平日所證白佛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  
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師駭然諦信一日  
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固辭眼勉曰姑就職  
其中大人爲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厨門望  
見聖僧契所未證即白佛眼眼曰這裏還見

聖僧麼師詣前問訊又手而立眼曰向汝道

大人爲汝說法住後上堂一法若有昆盧  
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向這裏  
有無俱遣得失兩忘直得十方諸佛不見諸  
人且道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披蓑

無

主

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上堂乾坤之  
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居雲又且  
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擲下拄  
杖云大衆也須識取

南康軍歸宗真牧正賢禪師潼川陳氏子世

爲名儒幼從三聖海澄爲苾芻具滿分戒遊  
成都依大慈秀公習經論凡典籍過目成誦  
義亦頓曉秀稱爲經藏子出蜀謁諸尊宿後  
扣佛眼一日入室眼舉殷勤抱得旃檀樹語  
聲未絕師頓悟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自是  
與師商確淵奧疊疊無盡眼稱善因手書真  
牧二字授之紹興己巳歸宗虛席郡侯以禮  
請堅卧不應實文李公懋嘗問道於師同屬  
官強之乃就上堂且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若  
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時佛未出世時祖  
師未西來時道得已是第二句且第一句如  
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之卓拄  
杖下座上堂良久召大眾曰作麼生若也擬  
議賢上座謾你諸人去也打地和尚瞋他秘  
魔巖主擎箇叉兒胡說亂道遂將一捆成塵

粉散在十方世界還知麼舉拂子曰而今却  
在拂子頭上說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  
無別無斷故還聞麼闍老子知得乃曰賢上  
座你若相當去不妨奇特或不相當總在我  
手裏祇向他道闍老子你也退步摸索鼻孔  
看擊禪牀下座僧問久默斯要已泄真機學  
人上來請師開示師曰耳朵在甚麼處曰一  
句分明該萬象師曰分明底事作麼生曰台  
星照臨枯木回春師曰換却你眼睛  
安吉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本郡俞氏子幼  
事報本蘊禪師圓顛受具後謁諸名宿至西  
京少林聞僧舉佛眼以古詩發明巖窟王新  
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華愁殺  
渡江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師默有所契即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上

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箇因  
何喚作拳師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  
於是頓去知見住後上堂猛虎口邊拾得毒  
蛇頭上安排更不釘椿搖膀回頭別有生涯  
婆子被我勒破了大悲院裏有村齋上堂淨  
五眼湧金春色晚得五力吹落碧桃華唯證  
乃知難可測卓拄杖曰一片何人得流經十  
萬家上堂三祖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當時  
老僧若見便與一擱且道是憎邪是愛邪近  
來經界稍嚴不許詭名挾佃解夏上堂十五  
日已前不得去少林隻履無藏處十五日已  
後不得住桂子天香和雨露正當十五日又  
且如何阿呵呵風流不在著衣多上堂舉僧  
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  
行投明須到師曰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為一

經七

十七

片秋水骨海神欲護護不得一旦鰲頭忽擎  
出上堂華開隴上柳綻堤邊黃鶯調叔夜之  
琴芳草入謝公之句何必聞聲悟道見色明  
心非唯水上覓漚已是眼中著屑擘開胃曰  
汝等當觀吾紫磨金色之身今日則有明日  
則無大似無風起浪全不知羞且道今日事  
作麼生好箇迷逢達磨不知誰解承當僧問  
如何是佛師乃鳴指三下問語默涉離微如  
何通不犯師曰橫身三界外獨脫萬機前曰  
祇如風穴道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  
華香又作麼生師曰說這箇不啻啣漢作麼  
曰嫩竹搖金風細細百花鋪地日遲遲師曰  
你向甚麼處見風穴曰眼裏耳裏絕瀟灑師  
曰料掉無交涉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  
未過冬至莫道寒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未過

夏至莫道熱日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三十年後不要錯舉問如何是佛師曰無柴猛燒火曰如何是法師曰貧做富裝裏曰如何是僧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曰如何是和尚栗練蓬師曰不答此話曰爲甚麼不答師大笑曰吞不進吐不出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古墓毒地頭戴角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曰虛空笑點頭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石人拍手笑呵呵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布袋裏豬頭曰四喝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鋸解秤鎚隨聲便喝佛眼忌拈香龍門和尚闍提潦倒不信佛法滅除禪道拶破毘盧向上關猫兒洗面自道好一炷沈香爐上然換手槌冒空懊惱遂搖

第七

六

手曰休懊惱以坐具搭肩上作女人拜曰莫怪下房媳婦觸忤大人好室中垂問曰猫兒爲甚麼愛捉老鼠又曰板鳴因甚麼狗吠師家風嚴冷初機多憚之因贊達磨曰昇元閣前懺懺洛陽峯畔乖張皮髓傳成話霸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華撲鼻香雪堂行一見大稱賞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贊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是衲子奔湊臨終登座拈拄杖於左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八十種好無此好僧繇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葉又卓一下顧大衆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方丈儼然趺坐而逝火後收靈骨設利藏所建之塔曰仙人山

第七

六

潭州方廣深禪師僧問一法若有毘盧墮在

凡夫萬法若無晉賢失其境界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世奇首座者成都人也徧依師席晚造龍門一日燕坐瞌睡間羣蛙忽鳴誤聽爲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師恍然

詣方丈剖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睺羅師十九遽止

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

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蟆啼蝦蟆與版響山

嶽一時齊由是益加參究洞臻玄奧眼命分

座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

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眼

因以偈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

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

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後因說偈曰諸法空

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

體祇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衆同措師喝一喝而終

温州淨居尼慧溫禪師上堂舉法眼示衆曰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師曰山僧道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不在茗

帚柄聊與三十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自壯扣諸名宿最後居

龍門從佛眼遠禪師再歲一日同遠經行法

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拈

公背曰好聲公於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

會大慧禪師就明慶開堂慧下座公挽之曰

和尚每言於士大夫前曰此生決不作這蟲

豸今日因甚却納敗缺慧曰盡大地是箇杲

上座你向甚處見他公擬對慧便掌公曰是

我招得越月特丐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



動軒一日慧陞座舉藥山問石頭曰三乘十  
二分教某甲粗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慈悲示誨頭曰恁麼也  
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你  
作麼生山罔措頭曰子緣不在此可往江西  
見馬大師去山至馬祖處亦如前問祖曰有  
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  
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  
者不是山大悟慧拈罷公隨至方丈曰適來  
和尚所舉底因緣某理會得了慧曰你如何  
會公曰恁麼也不得蘇噓娑婆訶不恁麼也  
不得唵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噓  
唵娑婆訶慧印之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  
一塊吐哉俗人得此三昧公後知邛州所至  
宴晦無倦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

將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  
海傳至二十三年秋乞休致預報親知期以  
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  
平時至辰已間降階望闕肅拜請漕使攝印  
事著僧衣履踞高座囑諸官吏及道俗各宜  
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蛻  
然而化漕使請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  
留一頌以表罕聞公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  
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竟爾長往  
建炎後名山巨剎教藏多不存公累以已俸  
印施凡一百二十八藏用祝君壽以康兆民  
門人蒲大聘嘗誌其事有語錄頌古行於世  
開福寧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月庵善果禪師信州余氏子上堂  
奚仲造車一百輻拈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

打一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盤星卓一卓下座  
謝供頭上堂解猛虎領下金鈴驚羣動衆取  
蒼龍穴裏明珠光天照地山僧今日到此讚  
歎不及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豎起拂子曰眨  
上眉毛速須薦取擲拂子下座上堂心生法  
亦生心滅法亦滅心法兩俱忘烏龜喚作鼈  
諸禪德道得也未若道得道林與你拄杖子  
其或未然歸堂喫茶去僧問達磨九年面壁  
時如何師曰魚行水濁曰二祖禮三拜爲甚  
麼却得其髓師曰地肥茄子大曰祇如一華  
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明甚麼邊事師曰賊以  
賊爲驗曰有時乘好月不覺過滄洲師曰闍  
黎無分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  
驗盡當行家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又作麼  
生師曰風吹日炙曰馮山呵呵大笑聲師曰

波斯讀梵字曰道吾推倒泥裏馮山不管此  
意又且如何師曰有理不在高聲曰羅山道  
道吾是撮馬糞漢又作麼生師曰多口呵師  
曰今日足見老師七通八達師曰仰面哭蒼  
天僧禮拜師曰過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  
曰乾坤無異色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徧界有  
清香

大隨靜禪師法嗣

台州釣魚臺石頭自回禪師本郡人也世爲  
石工雖不識字志慕空宗每求人口授法華  
能誦之棄家投大隨供掃灑寺中令取崖石  
師手不釋鋤鑿而誦經不輟口隨見而語曰  
今日硿磕明日硿磕死生到來作甚折合師  
愕然釋其器設禮願聞究竟法因隨至方丈  
隨令且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因緣師念念不

去心久之因鑿石石稍堅盡力一鍤瞥見火光忽然省徹走至方丈禮拜呈頌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隨忻然曰子徹也復獻趙州勘婆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煙塵空索索隨可之遂授以僧服人以其爲石工故有回頭石之稱也上堂參禪學道大似井底叫渴相似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卧動轉施爲是甚麼人使作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路方知老漢與你證明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之根源一物無處要見一物之根源見得根源源無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你

看老漢有甚麼勝你處諸人有甚麼不如老漢處還會麼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潼川府護聖愚丘居靜禪師成都楊氏子年十四禮白馬安慧爲師聞南堂道望遂往依焉堂舉香巖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酌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堂矍然曰這小厮兒師珍重便行出住東巖上堂月生一東巖乍住增愁寂紅塵世路有多端米麩倉儲無顆粒崖爲伴泉爲匹颯颯清風來入室山王土地暗中忙雲版鐘魚偷淚滴世人莫道守空巖亦有東籬打西壁嘗謂衆曰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

畢儻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  
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  
知有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  
法無二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  
一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  
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  
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  
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象牀子受得天下人  
禮拜敢與佛祖爲師若不到恁麼田地祇一  
向虛頭他時異日閻老子未放你在間有學  
者各門頌出呈師師以頌示曰十門綱要掌  
中施機會來時自有爲作者不須排位次大  
都首末是根基

簡州南巖勝禪師上堂召大衆曰護生須是  
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且

經七

三

道到家一句又作麼生釋迦彌勒沒量夫看  
來猶祇是他奴僧問放行五位即不問把定  
三關事若何師曰橫按鎮鄒金正令曰把定  
三關蒙指示放行五位事如何師曰太平寰  
宇斬癡頑曰恁麼則南巖門下土曠人稀師  
曰靈利衲僧祇消一點曰自古自今同生同  
死時如何師曰家賊難防曰今日學人小出  
大遇去也師便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僧  
禮拜師曰切忌詐明頭

常德府梁山廓庵師遠禪師合川魯氏子上  
堂舉楊岐三脚驢子話乃召大衆曰揚其湯  
者莫若撲其火壅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此乃  
智人之明鑿佛法之至論正在斯焉這因緣  
如今叢林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般  
底祇道宗師家無固必凡有所問隨口便答

似則也似是即未是若恁麼祇作箇乾無事  
會不見楊岐用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別方便  
門庭如何消遣又有般底祇向佛邊會却與  
自己沒交涉古人道凡有言句須是一一消  
歸自己又作麼生又有般底一向祇作自己  
會雙棄却古人用處唯知道明自己事古人方  
便却如何消遣既消遣不下却似抱橋柱濕  
洗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有般底却  
去脚多少處會若恁麼會此病最難醫也所  
以他語有巧妙處參學人卒難摸索纔擬心  
則差了也前輩謂之楊岐宗旨須是他屋裏  
人到恁麼田地地方堪傳授若不然者則守死  
善道之謂也這公案直須還他透頂徹底漢  
方能了得此非止禪和子會不得而今天下  
叢林中出世爲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

去直須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覷著提  
起便行捺著便轉却向萬仞峯前進一步可  
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如今還有恁  
麼者麼有則出來道看如無更聽一頌三脚  
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  
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  
人更在青山外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  
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這箇說話是家常茶  
飯須知衲僧家別有奇特處始得且道衲僧  
門下有甚奇特處天得一斗牛女虛危室壁  
地得一萬象森羅及瓦礫君王得一上下四  
維無等匹且道衲僧得一時如何要見客從  
何處來閑持經卷倚松立浴佛上堂舉藥山  
浴佛公案拈云這僧問處依稀越國鬚髯楊  
州藥山答來眼似流星機如掣電點檢將來

二俱不了若是山僧即不然當是時纔見他問只浴得這箇且不浴得那箇但轉木杓柄與伊待他擬議之間攔面便潑假饒這僧有大神通具大智慧也無施展處敢問大衆這箇即且置喚甚麼作那箇下座佛殿燒香爲

你說破師有十牛圖并頌行于世

經七

字六

嘉州能仁默堂紹悟禪師結夏上堂最初一步十方世界現全身末後一言一微塵中深鎖斷有時提起如倚天長劍光耀乾坤有時放下似紅爐點雪虛含萬象得到恁麼田地天魔外道拱手歸降三世諸佛一時稽首便可以大圓覺爲我伽藍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如是則朝往西天暮歸東土亦是禁足百華叢裏坐禪坊酒肆行亦是禁足雖然如是不曾動著這裏一步恁麼則九旬無虛棄之功

百劫有今時之用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此即是涅槃妙心金剛王寶劍敢問大衆作麼生得到這田地去如人上山各自努力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公案頌曰一重山盡一重山坐斷孤峯子細看霧捲雲收山嶽

靜楚天空闊一輪寒

彭州土溪智陀子言庵主綿州人也初至大隨聞舉石頭和尚示衆偈倏然領旨歸隱土溪懸崖絕壑間有石若蹲異獸師鑿以爲室中發異泉無涸溢四衆訝之居三十年化風

無

毛

威播室成日作偈曰一擊石庵全縱橫得自

然清涼無暑氣涓潔有甘泉寬廓含沙界寂寥絕衆緣箇中無限意風月一牀眠

劍門南修道者淳厚之士也自大隨一語契投服勤不怠歸謁崇化贊禪師坐次贊以宗

門三印問之南曰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  
競起假鏡去就十分也是靈龜曳尾

莫將尚書字少虛家世豫章分寧因官西蜀  
謁南堂靜禪師咨決心要堂使其向好處提  
撕適如廁俄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即

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

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

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

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龍圖王蕭居士字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

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

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堂曰過在有箇見

處堂却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

日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堂

曰為甚麼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五祖自禪師法嗣

蘄州龍華高禪師上堂象王行師子住赤脚  
崑崙眉卓豎寒山拾得笑呵呵指點門前老  
松樹且道他指點箇甚麼忽然風吹倒時好  
一堆柴

音釋

從 山宜切音浙下物竹  
器可以除麤取細  
疊 武裝切音田  
尾不微意  
切音田 巧 美辨切音  
治田也 巧 晒不見也  
切音空 硿 青藥石又呼  
公切音哄 石落聲也  
乾 居寒切音干  
也又桑乾河名